

黑韃事畧

黑韃事畧一卷宋彭大雅撰徐霆疏證而成此書霆
南宋理宗時人嘗奉使蒙古歸而編其風土為此書
據其自跋尚有北征日記一書今已久佚即此書亦
為藏書家所罕有矣姚咨跋稱嘉靖丁巳鈔自太史
王懋中家云光緒庚寅見此於廠肆亟收之以慰物
聚之好爾順德李文田記



一本其云云，另行

田案移刺楚材即耶律
楚材其湛然居士集自
稱移刺元史百四十六有
傳
粘合重山元史百四十六
有傳
鎮海西遊記云姓田也宣
使劉仲祿稱為鎮海相

黑韃事畧

黑韃之國

單于

號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韃語

謂銀曰蒙古女真名其國曰大金故韃名其國曰大

銀其主初僭皇帝號者小名曰忒没真僭號曰成吉

思皇帝今者小名曰兀窟解其耦僭號者八人

其子曰潤端曰潤除曰河西解

原注立為偽太子讀漢文書其師馬錄事

曰合刺直其相四人曰按只解

黑韃人有曰移刺楚

材字晉卿契丹人曰粘合重山

女真人或

共理漢事

曰鎮海四人專理回回國事

回回

一本其云云

至草地時按只解已不為矣粘合重山隨屈朮

一本作微

一亦似碎小沙石

案此稱官山者蓋即他日桓州之龍山以前未有此名元史本紀太宗四年四月避暑官山

偽太子南侵次年屈朮死按只解代之粘合重山復為之助移刺及鎮海自號為中書相公總理國事鎮海不止理回回也韃人無相之稱只稱之曰必澈澈者漢語令史也使之主行文書耳其地出居庸燕之西北百餘里則漸高漸濶出沙井天山縣八十則四望平曠無際天間有遠山初無崇峻近前則坡阜而已一本此下有六率皆沙石五字

其所見沙石亦無甚大者只是碎沙小石而已

其氣候寒冽無四時八節如驚蟄無雷

四月八月常雪風色微變近而居庸關北如官山金

蓮川等處雖六月亦雪

震自草地回程宿野狐嶺下正是七月初五日早起極冷手足俱凍

其產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八月又枯草之外咸無焉

其畜牛犬馬羊橐駝胡羊則毛毳而扇尾漢羊則曰骨律橐駝有雙峯者有孤峯者有無峯者

震見草地之牛純是黃牛其甚大與江南水牛等最能走既不耕犁只是拽車多不穿鼻

其居穹廬即無城壁棟宇遷就水草無常韃主日

松漠紀聞此羊每羣必置殺羶羊數頭此云骨律即殺羶二字

窩裏陀即翰耳朵

一本作或一季遷耳

徙帳以從獵較凡偽官屬從行日起營牛馬橐駝以挽其車上室可坐可卧謂之帳輿輿之四角或植以杖或交以板用表敬天謂之飲食車派而五之如蟻陣縈紆延袤十五里左右橫距及其直之半得水則止謂之定營主帳南向獨居前列妾婦次之偽扈衛及偽官屬又次之凡韃主獵帳所在皆曰窩裏陀其金帳柱以金製故名凡偽嬪妃與聚落羣起獨曰大窩裏陀者其地卷阿負坡阜以殺風勢猶漢移蹕之所亦無定止或一月或一年遷去

寔至草地時立金帳想是以

案鄒伸之撰使北日錄一卷事在理宗紹定六年此書存日五提要卷五十二種史類

一本作用十餘條索

一本可容上有中字所字上青帳中二字

一本製亦制止作正

本朝皇帝親遣使臣來故立之以示壯觀前綱鄒奉使至不曾立後綱程大使更後綱周奉使至皆不立其製即是草地中大氊帳上下用氊為衣中間用柳編為窗眼透明用十餘索拽住闕與柱皆以金裹裹故名可容數百人韃主所坐胡床如禪寺講座亦飾以金后妃等次第而坐如枸欄然穹廬有二樣燕京之製用柳木為骨止如南方罽毼可以卷舒面前開門上如傘骨頂開一竅謂之天窗皆以氊為衣馬上可載草地之製用柳木織成硬圈徑用氊靴定不可卷舒車上載行水草盡則移初

一本女卷下有丹字

無定日

其食肉而不粒獵而得者曰兔曰鹿曰野兔曰黃鼠
曰頑羊其脊可為杓曰黃羊其背黃尾如扇大曰野馬如驢之狀曰河
源之魚地冷可致牧而庖者以羊為常牛次之非大燕會
不刑馬火燎者十九鼎烹者十二三齧而先食然後
食人

寔住草地一月餘不曾見韃人殺牛以食

其飲食馬乳與牛羊酪初酌甲必自飲然後飲乙乙
將飲則先與甲丙丁呻謂之口到甲不飲則轉以飲
丙丁丙飲訖酌而飲乙乙又未飲而飲丁丁如丙禮

一本多食字初酌者凡字

一本作口利

一本飲丙下多丁字

一本作多字

乙纔飲訖酌而酬甲甲又序酌以飲丙丁謂之換醖
本以防毒後習以為常其味鹽一而已

寔出居庸關過野狐嶺千里入草地曰界里灤其
水暮沃而夜成鹽客以米來易歲至數千石更深
入見韃人所食之鹽曰斗鹽其水色白于雪其狀大于
牙其底平如斗故名斗鹽蓋鹽之精英愈北其地
多鹹其草宜馬

其爨草炭牛馬糞

其燈草炭以為心羊脂以為油

其俗射獵凡其主打圍必大會眾挑土以為坑插木

金史中都路大興府昌平縣有居庸關國名查刺合攀又撫州柔遠縣有查刺嶺元史太祖紀六年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金史西京路撫州豐利縣明昌四年以泥濼置豐里泊即此界所云界里灤者也元張德輝邊侯紀行昌州居民百家中有解舍亦有倉廩縣州之鹽司東有鹽池州廣可里昌州之北沙陀水盡鹽鹵也

一本卷下有

一本卷下有

一本作不取 一本聽以醋

一本行下上有其字

一本作以之為索納之
富里院為打獵用下
接圍場云

故姑蒙古冠名也蒙韃備
錄作顧姑元丘處機西遊記
作故故明葉子奇草木子作
姑姑皆此物也又輟耕錄二
十二卷云承旨阿日若八刺
死帶罽罽娘子十有五人

以為表維以毳索繫以羶羽猶漢兔置之智綿亘一
二百里間風飈羽飛則獸皆驚駭而不散奔逸然後
感圍攬擊焉

寔見行下韃戶取毛索及羶亦頗以為苦寔沿路
所乘鋪馬大羊剪去其駿扣之則日以為索網之
用窩裏陀為打獵圍場自九月起至二月止凡打
獵時常食所獵之物則少殺羊

其冠被髮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婦頂故姑

寔見故姑之製用畫木為骨包以紅絹金帛頂之
上用四五尺長柳枝或鉄打成枝包以青羶其向

一本用四五
尺長柳枝
包以青羶

一本我朝字另行書想
十段六先不頂極

上人則用我朝翠花或五采帛飾之令其飛動以
下則用野鷄毛婦女美色用狼糞塗面

其服右衽而方領舊以羶毳革新以紉絲金線色以
紅紫紺綠紋以日月龍鳳無貴賤等差

寔嘗攷之正如古深衣之製本只是下領一如我
朝道服領所以謂之方領若四方上領則亦是漢
人為之韃主及中書向上等人不曾著腰間密密
打作細摺不記其數若深衣止十二幅韃人摺多
耳又用紅紫帛撚成線橫在腰謂之腰線蓋馬上
腰圍緊束突出采豔好看

一本作在腰上

元史兵志典文史者必
閣亦

其言語有音而無字多從借聲譯而通之謂之通事
其稱謂有小名而無姓氏心有所疑則改之

靈見其自上至下則稱小名即不曾有姓亦無官

稱如管文書則曰必澈澈管民則曰達魯花赤環

衛則曰火魯赤若宰相即是楚材輩自稱為中書

相公若王檝則自稱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宣

撫使入國使爾初非韃主除授也

其禮交抱以揖左跪以為拜

靈見其交抱即是廝樓

其位置以中為尊右次之左為下

其正朔昔用十二支辰之象

如子曰鼠
兕年之類

今用六甲輪

流

如日甲子年正月
一日或三十日

皆漢人契丹女真教之若韃之

本俗初不理會得只是草青則為一年新月初生則

為一月人問其庚甲若干則倒指而數幾青草

靈在燕京宣德州見有歷書亦印成冊問之乃是

移刺楚材自算自印造自頒行韃主亦不知之也

楚材能天文能詩能文能參禪頗多能其鬚髯極

黑垂至膝常縮作角子人物極魁梧

其擇日行事則視月盈虧以為進止

拙之前下弦之
後皆其所忌

見新月必拜

一 本 似 借

按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
自稱移刺楚材集中有進
庚午元歷表此在太祖伐
西域時未可謂其自算
自印也
輟耕錄耶律文正嘗言
西域歷五星密於中國乃
作麻答把歷蓋回鶻歷
名也

一作作大率只刻其也

按契丹亡於宋徽宗宣和七年女直亡於南宋理宗瑞午元年此畧作於嘉熙元年距金亡前後四年耳

其事書之以木板驚蛇屈蚓如天書符篆如曲譜五凡工尺回回字殆兄弟也

實嘗攷之韃人本無字書然今之所用則有三種行于韃人本國者則只用小木長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馬則刻十刻大率則其數也其俗淳而心專故言語不差其法說謊者死故莫敢詐偽雖無字書自可立國此小木即古木契也行于回回者則用回回字鎮海主之回回字則有二十一箇字母其餘只就偏旁上湊成行于漢人契丹女真諸亡國者只用漢字移刺楚材主之却又于後

一作知有
作口者

柅字似攝之誤蓋傳抄多有筆作前旁耳字展轉成此或總括字之誤亦未可定總要非柅字
前文契丹此二字定無回文而此書多作丹契又做非偶誤者

鎮海傳在元史一百二十

一作作

元史太宗本紀二年秋八月幸雲中始立中書省改侍從官名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粘合重山為左丞相願海為右丞相

面年月之前鎮海親寫回回字付與某人此蓋專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為驗無此則不成文書殆欲使之經由鎮海亦可互相檢柅也燕京市學多教回回字及韃人譯語纔會譯語便做通事便隨韃人行打恣作威福討得撒花討得物事契丹女真元自有字皆不用

一作物字亦有嚙字

其印曰宣命之寶字文疊篆而方徑三寸有奇鎮海主之無封押以為之防事無巨細須偽首自決楚材重山鎮海得同握韃柄凡四方之事或未有韃主之命而生殺予奪之權已移於弄印者之手

一作作
字

一本又却与下有字

一本似予决

一本似天棄天予

霍嘗攻之只是見之文書者則楚材鎮海得以行其私意蓋韃主不識字也若行師用軍等大事只韃主自斷又却與親骨肉謀之漢兒及他人不與也每呼韃人為自家骨頭雖至細交訟事亦用撒花直造韃主之前然終無不決而去其占筮則灼羊之枚子骨驗其文理之逆順而辨其吉凶天棄人予一決於此信之甚篤謂之燒琵琶事無纖粟必占占不再四不已

霍隨一行使命至草地韃主數次燒琵琶以下使命去留想是琵琶中當歸故得遣歸燒琵琶即鑽

龜也

其常談必曰托着長生天底氣力皇帝底福蔭彼所為之事則曰天教凭地人所已為之事則曰天識着無一事不歸之天自韃主至於民無不然

其賦斂差發數馬而乳宰羊而食皆視民戶畜牧之多寡而征之猶漢法之上供也置蘸之法則聽諸首頭項自定差使之久近漢民除工匠外不以男女歲

課城市丁絲二十五兩牛羊絲五十兩

臣食過鄉農身絲百兩米則不以耕稼廣狹歲戶四

石漕運銀綱合諸道歲二萬錠旁蹊曲徑而科敷者

一本云其民

蘸即站字之借音本借占字其後或作點或作站皆俗字明人攢元史用立旁站字以後此字有一定之用矣周密於辛雜識及陶宗儀輟耕錄皆有站字

又元史世祖昭睿順聖皇后列傳四怯薛官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后責太保劉秉忠曰汝何不諫令軍蘸已定奪之可乎是元初又專用站字亦作蘸字也

一本謂借下有馬字

不可勝言

震所過沙漠其地自韃主偽后太子公主親族而下各有疆界其民戶皆出牛馬車仗人夫羊肉馬孀為差發蓋韃人分管草地各出差發貴賤無有一人得免者又有一項各出差發為各地分蘆中之需上下亦一體此乃草地差發也至若漢地差發每戶每丁以銀折絲絲之外每使臣經從調選軍馬糧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時計其合用之數科率民戶諸亡國之人甚以為苦怨憤徹天然終無如之何也韃主不時自草地差官出漢

一奉乞更行上有所存字

後文云捺殺因韃語好也又元史睿宗拒雷列傳睿音猶華言也

元史耶律楚材傳州縣長吏多借賈人銀以償官息累數倍名曰羊羔兒利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合本利相侔而止遂為定制本紀太宗十二年以官民貸回鶻金償官者歲加倍名

地定差發震在燕京見差胡承丞相來贖貨更可畏下至教學行訖兒行亦銀作差發燕京教學行有詩云教學行中要納銀生徒寥落太清貧金馬玉堂盧景善明月清風范子仁李舍纔容講德子張齋恰受舞雩人相將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時捺殺因此可見其賦歛之法

其貿易以羊馬金銀縑帛

一奉以下有所傳語

其賈販則自韃主以至偽太子偽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銀或貸之民而行其息一錠之本展轉十年後其息一千二十四錠或市百貨而質遷或托夜偷而責

一奉行世息作衍中息

羊羔息其官為甚詔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俸而止著為令

葉子奇草木子元朝官貪吏污其問人討錢各有名目無事白要曰撒花錢

色木即元史色目

韃不脫以羊馬博易之韃俗真是道不捨遺然不免有盜只請止國之人

一亦似卓卓即

一亦似卓卓

宣差見西遊記稱宣差阿里鮮宣差都元帥賈昌傳宣差便宜使劉仲祿宣差阿拘

一亦似羊銀牌

王宣撫即後文之王機也據印處機西遊記其人字巨川宣撫其官名也元史百五十三有傳亦作機

跋焦疑即今辦頂也孟珙蒙韃備錄曰國王沒黑肋止有一子名袍阿美容儀不肯刺婆焦只裏中帽窄服所

償于民

見韃人只是撒花無一人理會得賈販自韃主以下只以銀與回回令其自去賈販以納息回回自轉貸與人或自多方賈販或詐稱被劫而責償于州縣民戶大率韃人止欲絀絲鉄鼎色木動使不過衣食之需漢兒及回回等人販入草地韃人為之回回又以物置無人之地却遠遠車望纔有人觸着即來昏賴回回之狡心最可畏且多技巧會諸國言語真是了得其官稱或僭國王或權皇帝或郡王或宣差諸國亡

俘或曰中書丞相或將軍或侍郎或宣撫運使隨所自欲而盜其名初無宣麻制誥之事

震嘗攷之韃人初未嘗有除授及諸俸韃主亦不曉官稱之義為何也韃人止有虎頭金牌平金牌銀牌或有勞自出金銀出於韃主許其自打牌上鐫回回字亦不出于長生天底氣力等語爾外有亡金之大夫混于雜役隨于屠沽去為黃冠皆尚稱舊官王宣撫家有推車數人呼運使呼侍郎長春宮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賤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慘傷也

云嬰隹即此記之跋隹

不吉一事作不潔

其民戶體統十人謂之排子頭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各有長

其國禁草生而劇地遺火而蕪草者誅其家捨遺者

履闕者筆馬之面目者相與淫奔者誅其身食而噎

者口鼻之衄者罪其心之不吉軸毳簾而外者責其

係韃主之頸騎而相向者其左而過則謂之相順食

人以肉而接以左手則謂之相逆酌乳酪而傾器者

謂之斷後遭雷與火者盡棄其資畜而逃必期年而

後返

霆見韃人每聞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禪避狀

孟珙蒙韃備錄曰聞雷聲則恐懼不敢行師曰天叫也

一事作以字

元史兵志拔突華言勇無敵也拔突與此畧之八都魯對音

一事作或三四次

其賞罰則俗以任事為當然而不敢以為功其相與

以告戒每日其主遣我火裏去或水裏去則與之去

言及饑寒艱苦者謂之解解者不好之謂故其國平時無賞

惟用兵戰勝則賞以馬或金銀牌或紅絲緞陷城則

縱其擄掠子女玉帛擄掠之前後視其功之等差前

者插箭於門則後者不敢入有過則殺之謂之按打

奚不殺則罰充八都魯軍猶漢之死士或三次然後免其

罪之至輕者沒其貲之半

霆見其一法最好說謊者死

其犯寇者沒其妻子畜產以入受寇之家或甲之奴

一奔似或甲之奴盜乙之物或
盜乙之奴物

一奔似不特

盜乙之奴物皆沒甲與奴之妻子畜產而殺其奴及
甲謂之斷案主其見物則欲謂之撒花予之則曰捺
殺因韉語好也不予則曰冒烏韉語不好也撒花者
漢語覓也
其騎射則孩時繩束以板絡之馬上隨母出入三歲
索維之鞍俾手有所執射從衆馳騁四五歲挾小弓
短矢及其長也四時業田獵凡其奔驟也跂立而不
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髀者一二疾如飈至勁如
山壓左旋右折如飛翼故能左顧而射右不持抹鞞
而已

一奔似不有字

其步射則八字脚步濶而腰蹲故能有力而穿札
寔見韉鞞者婆在野地生子纔畢用羊毛揩抹便
用羊毛包裹束在小車內長四尺濶一尺者婆徑
扶之馬上而行

其馬野牧無芻粟六月饜青草始肥牡者四齒則扇
故濶壯而有力柔順而無性能風寒而久歲月不扇
則反是耳易嘶駭不可設伏蹄鏗薄而怯石者葉以
鉄或以板謂之腳澁凡馳驟勿飽凡鞍解而仰其首
待其氣調息平四蹄冰冷然後縱其水草牧者謂之
兀刺赤回回居其三漢人居其七

元史兵志典軍者曰兀刺
赤主馬者曰莫倫赤按羊
者曰火爾赤與此後異

一奔似凡解鞍必索之而仰
其首

一本作凡出戰好馬名歸字

一本經月下有洛字

一本多病上有馬字

霍嘗攷韃人養馬之法自春初罷兵後凡出戰歸
 並安其水草不令騎動直至西風將生則取而鞚
 之繫於帳房左右啖以此少水草經月臙落而日
 騎之數百里自然無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尋常
 正行路時並不許其喫水草蓋辛苦中喫水草不
 成臙而生病此養馬之良法南人反是所以多病
 也其壯馬留十分壯好者作移刺馬種外餘者都
 扇了所以無不强壯也移刺者公馬也不曾扇專
 管騾羣不入扇馬隊扇馬騾馬各自為羣隊也馬
 多是四五百匹為羣隊只兩兀刺赤管手執鷄心

一本作凡馬

一本更下下之字在卷下者

一本作以者後至

一本作多或散亂

一本作五六十匹

只務一段一本另列如

一本與齒字不傷上有

博字

鐵槓以當鞭筆馬望之而畏每遇早晚兀刺赤管
 領其所管之馬環列於主人帳房前少頃各散每
 飲馬時其井窟止可飲四五馬各以資次先後自
 來飲足而去次日復至若有越次者兀刺赤遠揮
 鉄槓俯首駐足無敢亂最為整齊其騾馬羣每移
 刺馬一匹管騾馬五十匹騾馬出羣移刺馬咬踢
 之使歸或他羣移刺馬踰越而來此羣移刺馬必
 咬踢之使去擊而有別尤為可觀其鞍轡輕簡以
 便馳騁重不盈七八斤鞍之雁翅前堅而後平故
 折旋而不傷輻圓故足中立而不偏底濶故靴易

糾當作糾此作都由切則讀如糾縵之糾致之遠金元時多用此字不詳其音惟遠史營衛志迴鞞祖里世表亦作迴鞞祖里又作迴鞞祖里是糾字與祖里聲轉也今俗以糾營字或作鞞字即此義是當時只讀札音不作糾音也此注或非徐定自注全史兵制志有糾軍又見地理詳穩九處如咩糾木與糾之屬是也百官志有諸糾詳穩此皆在元史之前者也

入綴鞞以革故手柔而不滑灌以羊脂故不受雨而不斷爛潤不踰一寸長不逮四總故立馬轉身極順

其軍即民之年十五以上者有騎士而無步卒人二

三騎或六七騎謂之一糾都由切即武首健奴自鳩

為伍專在主將之左右謂之八都魯軍曩攻河西女

真諸國駟其人而攻其城

霆往來草地未嘗見有一人步行者其出軍頭目

騎一馬又有五六匹或三四匹馬自隨常以準備

緩急無者亦一二匹一亦亦不須字

一亦頭目有六字

批針疑梅針之誤

當亦落鵬

其軍器有柳葉甲有羅圈甲

革六有頑羊角弓

通長三尺有響箭即鳴鏑也有駝骨箭有批針箭剡木以為栝

落鵬以為翎有環刀效回回樣輕便而犀利鞞小而

扁故運掉也易有長短槍刃板如鑿故着物不滑可

穿重札有防牌以革編縑否則以柳潤三十寸而長

則倍於潤之半有團牌特前鋒臂之下馬而射專為

破敵之用有鉄團牌以代兜鍪取其入陣轉旋之便

有拐子木牌為攻城避砲之具每大首頭項各有一

旂只一面而已以次人不許置常捲常偃凡遇督戰纜舒即

卷攻城則有砲砲有棚棚有網索以為挽索者之蔽

向打鳳翔專力打城之一角嘗立四百座其餘器具不一而足其長技弓矢為第一環刀次之

霍嘗攻之韃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無一而有其國除孳畜外更何所產其人椎朴安有所能止用白木為鞍橋鞵以羊皮鞮亦剝木為之箭鏃則以骨無從得鉄後來滅回回始有物產始有工匠始有器械蓋回回百工技藝極精攻城之具尤精後滅金虜百工之事於是大備

其軍糧羊與泔馬乳手捻其馬曰泔之初乳日則聽其駒之食夜則聚之以泔泔以革器湏洞數宿微酸始可飲

泔係借用字今多稱橋字以義言之橋字為長

一本泔微酸上有味字

謂之馬孀子纔犯他境必務抄掠孫武子曰因糧于敵是也

霍嘗見其日中泔馬孀矣亦嘗問之初無拘于日與夜泔之之法先令駒子啜教乳路來即赶了駒

子人即用手泔下皮桶中卻又傾入皮袋撞之尋

常人只數宿便飲初到金帳韃主飲以馬孀色清而味甜與尋常色白而濁味酸而羶者大不同名

曰黑馬孀蓋清黑問之則云此實撞之七八日撞

多則愈清清則氣不羶只此一處得飲他處更不

曾見玉食之奉如此又兩次金帳中送葡萄酒盛

一本作却趕了

一本作人自

若此處黑手字作善字則似黑
一本作只此一次

以玻璃瓶一瓶可得十餘小盞其色如南方柿汁
 味甚甜聞多飲亦醉但無緣多得耳多回回國貢來
 其行軍常恐衝伏雖偏師亦必先發精騎四散而出
 登高眺遠深哨一二百里間掩捕居者行者以審左
 右前後之虛實如某道可進某城可攻某地可戰某
 處可營某方敵兵某所糧草皆責辨哨馬馬回報如大
 勢軍馬併力蝟集則先燒琵琶決擇一人以統諸部
 霍見韃人未嘗屯重兵於城內所過河南北郡縣
 城內並無一兵只城外村落哨馬星散擺佈忽遇
 風塵之驚哨馬響應四相探刺如得其實急報頭

一本村落下有有字

目及大勢軍馬也

其營必擇高阜主將駐帳必向東南前置邏騎韃語

托落赤分番警也

惟前面無軍營

帳之左右與帳後諸部軍

馬各歸頭項以序而營營又貴分務令疎曠以便留

秣營留二馬夜不解鞍以防不測營主之名即是夜

號一營有警則旁備馬以待追襲餘則整整不動也

唯哨馬之營則異於是主者中據環兵四表傳木刻

以代夜邏

即漢軍傳箭法

秣馬營裏使無奔逸未暮而營火

謂之火鋪及夜則遷于人所不見之地以防夜劫而

火鋪則仍在於初營之所達曉不動也

一本作警地

霆見其多用狗鋪其下營直是日早要審觀左右營形勢

其陣利野戰不見利不動進動靜之間知敵強弱百騎環繞可裏萬衆千騎分張可盈百里推堅陷陣全藉前鋒在革當先例十之三凡遇敵陣則三三五五四五斷不簇聚為敵所包大率步宜整而騎宜分敵分亦分敵合亦合故其騎突也或遠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沒來如天墜去如雷逝謂之鴉兵撒星陣其合而分視馬箠之所向其分而合聽姑詭之聲以自為號自通而遠俄頃千里其夜聚則望燎

一率字四五字

一率作雷遊

一率作以為師身自

煙而知其所戰宜極寒而無雪則磨石而禱天

霆見韃人行軍只是一箇不覩是蠻逼而已彼亦是人如何不怕死但自用師南侵日少曾喫虧是膽愈壯而愈無敵也韃人糧食固只是羊馬隨行不用運餉一軍中寧有多少韃人其餘盡是亡國之人韃人隨行羊馬自食尚不足諸亡國之人亦須要糧米喫以是知不可但誇韃人之強而不思在我自強之道也

其破敵則登高眺遠先察地勢察敵情偽專務乘亂故交鋒之始每以騎隊輕突敵陣一衝纔動則不論

一率係以胆愈壯而敢無狀也

一率係徑突

一本作射中鎗

一本無地字

一本作稍久

眾寡長駟直入敵雖十萬亦不能支不動則前隊橫
過次隊再撞再不能入則後隊如之方其衝敵之時
乃遷延時刻為佈兵左右與後之計兵既四合則最
後至者一聲姑詭四方八面響應齊力一時俱撞此
計之外或臂圍牌下馬步射一步中鎗則兩旁必潰
潰則必亂從亂疾入敵或見便以騎蹙步則步後駐
隊馳敵迎擊敵或堅壁百計不中則必駟牛畜或鞭
生馬以生馬攪地敵陣鮮有不敗敵或森戟外列拒
馬絕其奔突則環騎疎哨時發一矢使敵勞動相持
既久敵必絕食或乏薪水不容不動則進兵相逼或

敵陣已動故不遽擊待其疲困然後衝入或其兵寡
則先以土撒後以木拖使塵衝天敵疑兵眾每每自
潰不潰則衝其破可必或駟降俘聽其戰敗乘敵力
竭擊以精銳或纜交刃佯北而走詭棄輜重故擲黃
白敵或謂是誠敗逐北不止衝其伏騎往往全沒或
因其敗而巧計取勝只在乎彼縱此橫之間有古法
之所未言者其勝則尾敵襲殺不容逋逸其敗則四
散迸追之不及

一本作真敗

一本迸下有走字

或沒真元史及輟耕錄作鉄
木真元秘史作帖木真

其軍馬將帥舊謂之十七頭項或沒真
即成吉思死後其軍馬兀
窟解之母偽大太子拙職已殺偽二太子茶合解見
今自願之

拙職元史作赤茶合解
元史作察合台兀窟解即
元史宗也史作窩濶台
駝乘即憲宗蒙哥及世祖
皇帝忽必烈之父追稱睿
宗皇帝者也史作拖雷
忒沒哥窩真元史作翰
那顏秘史作帖木格又作翰
赤斤西遊記作翰辰大王
暮花里元史作木華黎蒙
韃備錄作沒里助
耶律阿海元史有傳

戊回偽三太子兀窟解即今偽四太子駝乘自河南歸病死
回國偽三太子兀窟解韃主
以上四人並忒沒哥窩真或呼為窩陳又呼為鼻
忒沒真子聖大王乃忒沒真弟
只解兀窟解之弟撥都馬之忒沒真白撕馬一名白撕
偽太子忒沒真婿暮花里國王黑韃人刀博窩之
公主阿刺罕之前夫暮花里國王父察刺温之祖也
紇忒郡王黑韃蕭夫人契丹人專管阿海契丹人
興禿花即阿海之弟明安契丹人今行者慙塔劉伯
林漢人中第兵數多寡不得而知但一夫而數妻或
一妻而數子昔稀今稠則有增而無減今之頭項又
不知其幾老酋宿將死者過半曩與金虜交兵今關
河之間如速不解忒沒解忒塔察爾今名按察爾却

五小然爭

兀窟解即元史太宗皇帝
窩濶台史作翰歌又

尚無恙然戰征不休則續能兵者又似不乏

霆見其俗一夫有數十妻或百餘妻一妻之畜產
至富成吉思立法只要其種類子孫蕃衍不許有
妬忌者今韃主兀窟解丙午生胡而韃人少髯故
胡多必貴也霆在金帳前忽見韃主同一二人出
帳外射宮只韃主自射四五箭有二百步之外遠
射畢即入金帳

其頭項分戍則窩真之兵在遼東茶合解之兵在回
回撥都駝馬之兵在河西各有後顧之憂黑韃萬戶
八人人不滿但伯叔兄弟子姪親戚之兵不隸萬戶

金史地理志山東西路東平府
上天平軍節度中東平郡舊

一本作黑

一本作射弓

一本別本添

一本別本添

高字

鄆州元志平路唐鄆州又改東平郡又號天子軍宇改東平府隸河南道金隸山東路元太祖十五年嚴實以彰德大名磁洛恩博睿滑等戶二十萬來歸以實行臺東平領州縣五十四實沒子思濟為東平路管軍萬戶總管至元五年為散府

本到彼上有者字

此所云一種回回當即尋斯干所統之碣石城今之克什米爾也云國城三百里出產甚富者即尋斯干也

奈蠻元史本紀作乃蠻遼史天祥本紀大石北通烏古部又遼史諸部表有烏古里部即此烏鶴達塔元秘史作塔塔兒茂里乞秘史作篋里乞元史地理志開元路金末其將蒲鮮萬奴據遼東癸巳歲出師生禽萬奴那海即奴兒干三字之合音見元史地理志合蒲府解連

之數萬戶四人如嚴實之在鄆州今東平府是也則有山東之兵史天翼即史之在真定則有河東河北之兵張柔之在滿城保州屬縣則有燕南之兵劉黑馬伯林子之在天城西京屬縣則有燕薊山後之兵他雖有領眾者俱不若此四人兵數之多事力之強也如遼東西回回諸國之兵又在漢萬戶之外

霍在草地見其頭目民戶車載輜重及老少畜產盡室而行數日不絕亦多有十三四歲者問之則云此皆韃人調往征回回國三年在道今之年十三四歲到彼則十七八歲皆已成勝兵回回諸種

盡已臣服獨此一種回回正在西川後門相對其國之城三百里出產甚富地暖產五穀果木瓜之大合抱至今不肯臣服茶河合解征之數年矣故此更增兵也

其殘虐諸國已破而無事者東南曰韃金虜真女西北曰奈蠻或曰乃滿曰烏鶴曰速里曰撒里達白札里回回國名正北曰達塔即兀魯速之種曰蔑里乞正南曰西夏已爭而未竟者東曰高麗曰遼東萬奴即女真大金國厥相王賢佐年餘九十有知來之明東北曰妮叔曰那海益律子即狗國也男子面目拳塊而乳有毛走西南曰斛速可及奔馬女子侏麗韃攻之而不能勝

一本萬戶在漢地

一本作白韃

一本作日塔

疑即阿速元史西附錄作
烏斯其地在吉利吉思東以
水為名地理志摩州下又作
兀連

以西遊記之叛去者為班里
城即尋斯干之屬國也其
地在鉄門關之西即今克什
米爾也蓋此書所云克鼻梢
也
脛萬即印毒

吸辣吸台蓋即元史西北地
附錄之吉利吉思也蓋以
以種類稍多給印多之對
西域多以種類稱斯思又
斯之對也注中各大林國
當作大石林牙國

王檝西遊記稱曰宣撫王
巨川檝其官銜自稱曰密
宣撫使御史大夫王又云宣
撫王公關右人也因語成陽
終南竹木之感云

輟耕錄宋寶慶三年丁亥
七月己丑太祖成吉思崩於
薩里川此畧所云撒里達疑
即薩里川也
實耳其下浮光亦破以前
向城濠得殿佛瑞平四年
鞏固城砲聲震天後鞏攻
空城以砲坐單鞏佛于其
下光州遂失又俞奕序上稱
淡紹與同淮堧鉄牛道人
在浮光數月云

益律子水韃曰木波西番部領西北克鼻梢回回國

種初順韃後叛去阻水相抗忒没真生帝常曰非十

年工夫不可了手若待了手則殘金種又解盛矣不

如留茶合解鎮守且把殘金絕了然後理會癸巳年

茶合解嘗為其子所劫曰脛萬黑回回其地不正北

曰吸辣吸給黑契丹一名契丹或削其國或俘其眾

如高麗萬奴狗國水韃靺木波皆可置而不問惟克

鼻梢一國稍武餘燼不撲則有燎原此韃人所必爭

者

電見王檝云某向隨成吉思攻西夏西俗國俗自

其主以下皆敬國師凡有女子必先以薦國師而

後敢適人成吉思滅其國先齎國師國師者比丘

僧也其後隨成吉思攻金國鳳翔城破而成吉思

死嗣主兀窟解含哀云金國牢守潼關黃河卒未

可破我思量鳳翔通西川投南必有路可通黃河

後來遂自西川迤邐入金房出浮光徑造黃河之

裏竟滅金蓋韃人專求馬蹄實路又使命臨發草

地楚材說與大使你們只恃着大江我朝馬蹄所

至天上天去海裏海裏去一本作天上天上去

其從軍而死也駝其屍以歸否則罄其資橐而瘞之

一本作其太
于多文字

一本作種類
前是也

一本作其太
于多文字

也別字法

一本故下有
事字

一本成吉思不
有既字

一本投南上有
西川字

一本作竟滅
金國

此所云瀘溝河者指漢南之驪
駒河也元史太祖諱鉄木真
葬起輦谷今案起輦二字
即祁連之對音漢書所云
祁連山者也以明永樂北征
錄考之古梵場有山類江
南諸山元氏諸王葬其下
云歷長清塞順安鎮即驪
駒河也張鵬翔俄羅斯行程
錄葉不孫郭兒有九十九泉
其水發源官山云是蒙古
祖塚

一本作土風習俗

一本作此亦只述大略

嘉熙為南宋理宗第五號
丁酉者理宗嘉熙元年也
是年元太宗九年

一本作秋日苦短

一本官作館以館為是

震見其死于軍中者若奴婢能自駝其主屍首以
歸則給以畜產他人致之則全有其妻子畜產
其墓無塚以馬踐蹂使如平地若忒没真墓則插矢
以為垣潤餘三邏騎以為衛
震見忒没真墓在瀘溝河之側山水環繞相傳云
忒没真生於此故死葬於此未知果否
黑韃事略終

震初歸自草地嘗編叙其土風俗及至鄂渚與前
網書狀官彭大雅解后各出所編以相參考亦無
大遼絕遂用彭所編者為定本間有不同則震復

一本作妻奴

一本作瀘溝河

疏於下方然此亦述大略其詳則見之北征日記
云嘉熙丁酉孟夏朔永嘉徐震長孺書

是編為故太史王懋中氏家藏余近於其弟上舍
君處借錄近日苦短繼之焚膏始訖同志者當諒
余苦衷云嘉靖丁巳秋九月望夜句吳茶夢道人
姚咨識于華秋官之寒錄軒